

閱讀《費驛日記》發現費驛

曾華璧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摘要

費驛為上海交通大學23級畢業生，對臺灣國府遷臺後的早期公共工程建設與財經發展之貢獻甚多。在初期政府推動環境保護的工作上，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有關國家公園的建設。

本文分析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典藏的《費驛日記》檔案，歸納其內容係以費驛「對家人、對交大校友、對公務與個人志趣的紀錄」等三大部分，為主要的書寫焦點。費驛日記內的文字書寫相當簡約，有關公務的記載不多。整體而言，是以「費驛本人、妻子、兒女」等家人，為日記書寫的同心圓，也顯示當時來臺科技官僚圈的社會交往關係。

費驛是一位對戰後臺灣社會有重要貢獻的科技官僚，閱讀《費驛日記》，可以發現：在當代臺灣史人物中，他個人對待事功、家庭的態度與紀錄的方式，別具風格與特色。

關鍵字：費驛、交通大學、臺灣、日記

壹、前言

自1999年起，在國科會永續會專題計畫資助的基礎上，本人執行了為期兩年的「臺灣國家公園與生態永續發展」的研究；而在之前與之後，也持續對國家公園體系相關人物，進行多年的口述資料採集。在這段過程中，我瞭解「費驛」是臺灣環境保護史上一位重要推手。自2000年底起，我恰好擔任交通大學建制校史館（正式名稱為「交大發展館」）的文案規劃組長與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職務，使我對交大「校友」在臺灣當代史上的角色更加注意。200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日記中的近代史學術研討會」，促使我思考以典藏在近史所的《費驛日記》做為研究對象。

本人在「國家公園」主題上的研究，主張設置國家公園是臺灣19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資源保育工程之一；¹而在口述史料的採集過程中，發現費驛的角色頗為重要，因為他在臺灣國家公園建制的過程中，除了促使營建署改制外，並且是1980年代墾丁、玉山、陽明山與太魯閣等4座國家公園設置的催化人物；而且他曾親臨新中橫公路考察，對停建玉山玉里段工程的議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另在太魯閣和崇德工業區「生態保育與經濟生產」的衝突中，他的立場傾向維護景觀。

上述事蹟，攸關臺灣1980年代生態保育運動的發展甚巨，我認為值得探討。²因此，我當初擬訂的會議題目是：「初探費驛與臺灣近代資源保育運動之發展」，論文的摘要是這樣寫的：

* 本文初稿於2004年10月16日發表於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記中的近代史學術研討會」，感謝當年臺大歷史系兼任助理白銘仁與助理吳憶雯的協助；修正稿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意見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授權資料。

1 曾華璧，國立編譯館主編，《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2011年）。

2 費驛的相關事蹟，受到前內政部營建署長張隆盛、已故觀光局副局長游漢廷、已故行政院經建會副秘書長張祖璿的肯定。參見曾華璧，〈戰後臺灣環境保育與觀光事業的推手：游漢廷先生訪談錄〉，《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225-276。張隆盛口述，曾華璧訪問，〈張隆盛訪問記錄〉，2001年7月9日（未刊稿）。曾華璧，〈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環保工作的參與：張祖璿先生訪談錄〉，《臺灣文獻》，第65卷第1期（2014年3月），頁203-244。

費驛為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23級畢業的校友，來臺之後至1984年車禍逝世止，一生對臺灣公共工程事業的發展、積體電路工業的建立、以及國家公園的設置等，都曾經扮演推手的角色，可說是理解臺灣現代發展史的媒介人物之一。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是臺灣在環境保護行政組織體系的變革和相關政策的制訂上，值得關注的轉型階段，舉凡行政院環境保護局和營建署的改制、區域計畫的推動、國家公園的設立等，都發生在此一時期，因此1980年代前後可以說是臺灣現代環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期，故擬以費驛的日記做為探討這段歷史的史料。

簡言之，這篇會議論文設定以費驛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時期的日記為主要史料，以其參與臺灣國家公園設置的角色、理念與貢獻，為研究的重心。

《費驛日記》檔案保留了1951年起到1984年止的日記，歷時三十餘年，正好是國民政府遷台後、與1987年解嚴之前的階段，在時序上，有其重要性；不料，當我開始閱讀之後，不由得心生緊張，因為這整份日記的「留存」，實際上卻並不「連續、完全」。³

令我感到緊張的更根本原因是，這份日記記載的形式（字數）非常「簡要」，常常只有一行字，例如寫著「我生日」寥寥數語而已。⁴閱讀後，我知道我提交給大會的研究目標，可能無法完成；容或尚有可以落筆之處，應該也只有從「臺灣資源保育史、國家公園創建的意義」為背景，再透過其他文獻，凸顯費驛的角色而已，這與原來預計研究的重點：「費

3 詳細年份，請見中研院近史所費驛檔案，其題名為：「費驛（W.H.F.）日記」。（本文附件4）

4 例如1966年5月26日，僅寫著：「我生日。」，「1966年5月26日」，〈費驛（W.H.F.）日記4〉，《費驛（W.H.F.）日記》，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省略全宗名稱與館藏地），檔案號：65-01-01-004-083。不過，在自己生日的部分，也偶有較詳細的記載，例如：1976年5月5日，是費驛65歲生日，該日的內容寫著兒女及其配偶為他慶生，並記錄出席家宴的名單。「1976年5月5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10。

驛在相關政策中的理念與決策過程」，可以說有頗大的差距，簡言之，根本無法採用日記資料來加以驗證，因此2004年的研討會論文，我被迫修正論述的主題，改成〈閱讀費驛發現費驛：日記、人物風格與歷史研究關係的探討〉。⁵

以往歷史人物之所以會被研究，不外乎是因其豐功偉業而受重視。費驛的事功很重要，但若「日記」的內容無法提供佐證其功時，是否研究者可以將這份日記當成1份研究「人」的文本，並藉此呈現該「偉」人的另一種「生活面貌」？記載這麼簡要的日記和其人真實的人生與事功相比，看來實在不成比例，但除了簡要之外，這份檔案文件還具有哪些特色？這些特色能否歸納出該人物的特質與風格？而且藉著這份資料，世人得以見到文字記錄與人物之間所結合而成的歷史圖像，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一致化，它本身其實也具備了另一種多元性的面向？

事隔已十年之後，我再次檢視當年的會議論文，依然難忘這份檔案的特殊性。這次本文作者重新梳理該會議論文，改以分析「費驛日記的內容特色」，兼及「人和日記」所蘊含的「生命行旅圖像與風格」，做為書寫的主旨，藉以凸顯一位對臺灣的工程建設、科技發展、與自然保育頗有貢獻的科技行政官僚，他的「清簡」日記究竟透露怎樣的圖像意涵？日記主人在這種圖像中的情感與價值是什麼？

費驛，字之驛，生於民國元年陰曆4月7日（1912年陽曆5月23日，費驛習慣以陰曆紀念生日，故日記中的陽曆日期常有差異），江蘇省松江縣人（今上海市松江區），原籍安徽省合肥縣。⁶他的日記中，最為清晰的圖像是「人物」的部分，尤其以「家人」佔最多的篇幅；記錄中「交大校友」的地位也頗為明顯；另外，若是費驛將日記做為「自我對話」的一種形式，則這份日記檔案不時出現自我反省和勵志之文字，我們從中略可窺見

5 「日記中的近代歷史研討會」，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10月16日。

6 費驛的日記中，常出現「之驛」，是即費驛之「字」。歷史上，區域的生活環境（特別是貧窮與憂患），常是個人成就的重要推力。近代中國歷史名人中，不少出身於合肥者，如李鴻章、段祺瑞（各有李合肥和段合肥的稱號）；費驛承續李、段，在現代史上，為合肥書寫了另一頁的名人史。

其人之特質，故本文從「人物記錄：家人與費驛」、「交大校友圖像」與「費驛筆下的公務人生與個人志趣」等三項，分別分析日記的內容。

貳、日記內容

一、人物記錄：家人與費驛

在日記檔案中，「費驛家人」的影像十分明顯。舉凡兒女親事、妻子的生活（旅行、病痛、夫妻郊遊、與友酬酢等）、思念亡母與敬重岳母的情懷，幾乎是最重要的篇幅，這個親屬圖像可說是本檔案的「重頭戲」。

費驛在日記中曾經書寫不喜歡官場的應酬文化，覺得團拜無聊，但日記資料卻顯示他相當重視「家庭聚會」，而且習慣將聚會者的名字，一一列出。這是他的一項書寫特色。

由於費驛成長於寡母孤兒的環境中，其思母之情，常常流露在簡短的日記文字中，例如：

昨日為母親60冥壽，忘未祭祀，昨日竟因為有所失，亦不能想起為何事，今晨醒來甚早，故想起。中午備案致祭，無母之兒亦已40，自母之死忽忽亦24年，思之極痛。⁷

他於1976年5月9日記載：「今日為母親節，去母死之年已49年矣。」⁸1983年5月16日記曰：「我母今日冥誕，母長我20歲，今年應為92歲，但母死於民國16年，今已56年矣，嗚呼哀哉。」⁹此外，費驛對岳母亦具深情，例如他寫著：「今日為母親節。晨偕心漪往懷恩堂禮拜，後往岳

7 「1951年5月10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42。

8 「1976年5月9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13。

9 「1983年5月16日」，〈費驛（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60。

母處拜慶。」¹⁰有時在這紀念日，他會為岳母寄上賀卡，也會記錄岳母的生日和宴會。

費驛日記所入列的「家庭事項」，也包括兒子的服役與工作，而最特殊之處，當推他詳細記錄兒女婚慶的過程和細節。其女兒宗清的婚事首先登場，記載如下：

琲兒與丁善理君訂婚於大同之家（正月24日）。丁君為陸軍官校第30期（民60年）畢業生，奉派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習。於去年10月間與琲兒認識來往頗密，相愛至深，前後返國後始締姻。下午3時，呼介紹人陳公亮夫婦陪善理來我家，為琲兒戴訂婚戒指，女方介紹人徐人壽夫婦亦在座，予及心漪回贈禮物四色，計亞米加手錶1只，派克75金筆1對，¹¹西裝料1套，領帶夾1只，由宗浩隨善理送往富周旅館（丁氏暫住旅館）。晚在大同之家設喜宴兩桌。¹²

接著是婚禮的記載：

琲兒與丁善理結婚（今日為農曆四月初十）。琲兒與善理今日下午4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90號浸信會懷恩堂結婚由周聯華牧師證婚。到來賓五百餘人。婚禮進行，先由張令達般NITA二女孩前導至台前燃燭，後由張蓓蒂為Junior Bridesmaid，徐長明捧結

10 「1968年5月12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71。費驛之妻張心漪女士，1916年生於上海，曾任職於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係曾國藩外曾孫女。

11 由於費驛筆跡不易辨識，以「（？）」標示者，表示「疑似某字」；以下同。

12 「1966年2月13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30。陳公亮是丁善理訂婚禮上的介紹人，他是「中國航運公司」常務董事，而中國航運公司創始人，是有「船王」之稱的董浩雲（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之父）。徐人壽是上海交大土木系23級畢業生，來臺後曾任職基隆港務局局長。因與費驛同班，交情匪淺，故擔任費驛女兒訂婚典禮的介紹人。見國立交通大學同學會編，《交通大學旅臺同學錄》（新竹：交通大學同學會，1961年），頁48。其相互之間的密切交往關係，可參見鄭會欣編，《董浩雲日記：1948-19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婚戒，顧韻為女賓相，江心美女士唱歌Lord's Prayer，及Be Thor?? theme兩首，婚禮莊嚴隆重半小時禮成。禮成後在樂民館茶會，晚在統一大飯店金蘭廳，至親及工作人員12桌。¹³（見下圖1）

要記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氣候	溫度	地點
斐兒與丁善理結婚 (スローランドの月廿九)				
斐兒上善理今下午由花旗公司代表新 生大同次之隆九十三歲偕同嘉慶恩空結婚由 周所華教的酒招				
斐兒五石儀人				
婚禮進行一先由張金寶船 MTA = 七十歲 主司柯迦燭 由張復常 - & James Richardson 等七人捧交結婚戒，能證者女信招				
12日善理夫婦、 ¹⁴ 夫婦、孫夫婦、善理夫婦、宗浩因在成功嶺未能參				
禮成後在金蘭廳茶會，至親及工作人員十二桌				

圖1：斐兒與丁善理結婚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授權使用）

費驛關懷他的兩位兒子的婚事，其和記錄的方式，一如女兒，例如：「瑋兒與趙珊訂婚，今晚在國賓大飯店長春室與趙信公合請兩桌，計張老太太、□□夫婦、¹⁴□夫婦、孫夫婦、善理夫婦、宗浩因在成功嶺未能參

13 「1966年5月29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85。

14 以「□」標示者，表示該字無法辨識，特此存疑留待未來增補更正；以下同。

加。趙家有吳祖坪夫婦、陳宣誠夫婦、魯名傑夫婦、趙午官夫婦、趙璋、趙珊。」¹⁵「宗浩安蜜今日在University of Houston Religion Center結婚。臺北亦於今晚設喜筵8桌於統一大飯店金蘭廳，到親友九十餘人，筵開8桌。」¹⁶

費驛對「女兒生產」的記載，比較詳細。他記錄1967年4月5日其女宗清生育第一胎的情況：「宗清於今日下午4時20分生1女，重八磅半。臺大婦產科主任魏炳炎教授親自接生。自晨2時起，時肚痛，久不有動狀，魏教授診斷產兒面向上尚未轉或須開刀，至為迫急，□至下午3點半，魏教授決用箝子協助取胎兒出，母子平安，小兒面頰上因用箝子稍有劃破，□1天即可好。小兒面圓胖與一般瘦骨者不同，生下即能開眼。親家太太自臺中來，二時餘到醫院。」¹⁷孫女周歲時，費驛夫妻於1968年3月22日先南下臺中轉日月潭，他記載過程：「再度往看澳洲芭蕾舞。晨六時半起，湖光山色絕佳，今日陽光更燦爛。10時離日月潭返臺中。廣儀今日週歲，丁家約筵兩桌，到楊源夫婦、蔣家3位太太及其他親友。午前廣儀『抓周』取書1本，女孩長大時必喜讀書。下午3時離臺中返臺北，6時到臺北。」¹⁸

相對於整份檔案的清簡型態，日記中有一個極為特殊的部分，那就是費驛以「頗」多的文字，記載其妻「張心漪」的生活點滴。舉凡其生日、¹⁹出國旅行、生病、夫妻共遊、打高爾夫球、宴請朋友（由記載上，似乎偏向以小型的聚會居多）、觀賞電影等活動，都不斷出現。更特別的是，「心漪」生病時，費驛的日記詳細的記錄下她的病情，包括發燒度數、健康檢查情況、服藥狀況、住院、以及醫生的電話地址等等。例如：

15 「1966年7月30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09。

16 「1971年1月30日」，〈費驛（W.H.F.）日記9〉，檔案號：65-01-01-009-014。

17 「1967年4月5日」，〈費驛（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054。

18 「1968年3月24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44。張心漪家族的關係特別，據載蔣宋美齡曾擔任張心漪「四姨爹周仁婚禮」的伴娘，張心漪是花童。見請見張心漪，《心漪集》（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頁164。

19 例如1965年10月8日記載：「心漪五十初度（陰曆九月十四日）」，參見「1965年10月8日」，〈費驛（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133。

「心漪下午2時發大汗，4時起熱度退至37.6度。」²⁰（見下圖2）

「心漪下午熱度已退，但傍晚又有半度。繼續服Acromycin V。」²¹（見下圖2）

「陪心漪去中心診所診治，今日最後一次已痊癒。」²²

「上午11時與心漪赴公保門診中心，與內科范京璜醫師（任該醫院內科主任）接洽身體檢查，定自明日起檢查。」²³

「8時30分赴公保門診中心檢查身體，心漪亦同往，均未進早餐及水，空腹往。我檢查血（routine, PBI, cholesterol, Loer freuchen），chest x-ray, ECG. G-I series，小便。心漪檢查血（與我同但無PBI因前已查過），chest x-ray, ECG, 未檢查胃腸。因張副理安排，1小時即畢。」²⁴

「心漪去熊大夫視診，心臟無病。」²⁵

「心漪檢查大腸及血液、小便。」²⁶

20 「1966年3月17日」，〈費麟（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48。

21 「1966年3月18日」，〈費麟（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48。

22 「1967年10月21日」，〈費麟（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164。

23 「1968年2月27日」，〈費麟（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28。日記中所指之醫院，應是臺北鐵路醫院。

24 「1968年2月28日」，〈費麟（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28。

25 「1968年5月3日」，〈費麟（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66。

26 「1969年9月25日」，〈費麟（W.H.F.）日記7〉，檔案號：65-01-01-007-093。

閱讀《費驛日記》發現費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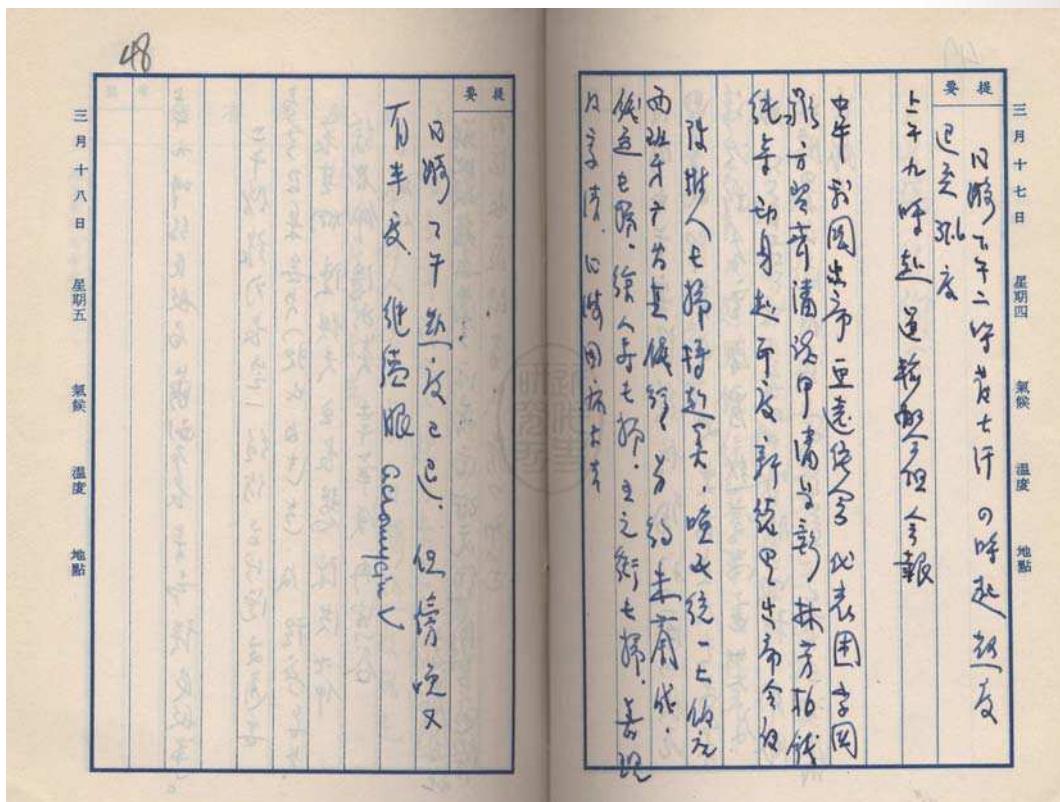


圖2：詳細記錄妻心漪的病情變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授權使用）

此外，日記中多次記錄夫妻兩人的體重，如：「之驛體重160磅。心漪體重125磅。」²⁷「查民國51年日記，5月2日體重143磅（連衣鞋），現重164磅（全上）。六年內增21磅。」²⁸

上述引用的紀錄，大多是該日的全文內容，並非摘錄；顯示這些「事情」，就是該日記主人關心的焦點。下表列出1966至1968年對「心漪」的部分記載，其內容風格，前後一致：

27 「1966年12月19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80。

28 「1968年12月23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156。

表1：費驛記錄張心漪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6年10月27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慶生，到老太太、(心浩夫婦因有約未來)大綱夫婦、徐人壽夫人(人壽去高未來)及常明、顧伶德夫婦、陳濟劭(陳夫人因小孩未來)、唐太太、□珉夫婦、□及佩申夫婦、宗清善理夫婦，宗浩及安蜜，李思明，連余夫婦共20人。菜由□□□做，甚好。	〈費驛（W.H.F.）日記〉4，65-01-001-004-010-138。
1966年11月13日	與心漪同遊花蓮及太魯閣。晨7時45分搭中華航空公司班機，8時30分抵花蓮，天氣晴明……。	〈費驛（W.H.F.）日記〉4，65-01-001-004-011-154。
1966年12月11日	上午與心漪坐車至陽明山森林公園，返途又至後山公園。	〈費驛（W.H.F.）日記〉4，65-01-001-004-012-171~184。
1967年7月4日	我與心漪結婚38週年紀念，同往馬來亞飯館晚餐後赴豪華觀Mery Poppins電影。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07-103。
1967年8月20日	中午偕心漪去圓山飯店游泳，2點返。下午4時偕心漪赴濱江路國賓高爾夫練習場打高爾夫球1小時。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08-120。
1967年10月17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宴……。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10-153。
1968年1月7日	偕心漪同往觀電影“ <i>To Sir With Love</i> ”極感動，2人俱流淚。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1月14日	上午10時偕心漪同往歷史博物館參觀德國文化等員所提供之Walten Gropius建築上□，太少，無甚可觀。又往電子展覽會（在科學館）。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4月18日	心漪約臺大學生10人來家晚餐，皆為其導師制度下的學生。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4-049。
1968年7月4日	我與心漪結婚39年紀念。宗浩今晨動身赴高雄，特自高雄搭軍艦赴金門服役。……。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7-096。
1968年7月5日	心漪今晨去臺中東海大學參加Sino-British Scholarship考試，當晚返臺北。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7-096。
1968年7月6日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今日自臺中來信，心漪已通過□筆試，囑即填申請書。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7-096。
1968年11月4日	心漪生日。晚在家設宴，來客有岳母、心浩夫婦、大維夫婦、大綱夫婦、人壽伶德濟劭夫婦□珉等。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11-140。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費驛日記整理。

費驛夫婦的結婚紀念日是7月4日，由其記載可以讀出其伉儷情深。他曾多次記載結婚紀念日，如：「今日為我與心漪結婚27年紀念。琲兒及善理自臺中發來賀電及花籃。瑋兒自紐約發來賀電。晚在家靜度此紀念日。中午與心漪宴程威廉於金龍廳，程來臺開會已旬日，言明日離臺北返美。瑋兒之新婚戒托程威廉帶美。」²⁹並在1976年結婚37週年紀念日時，描述了這段夫妻的情分：（見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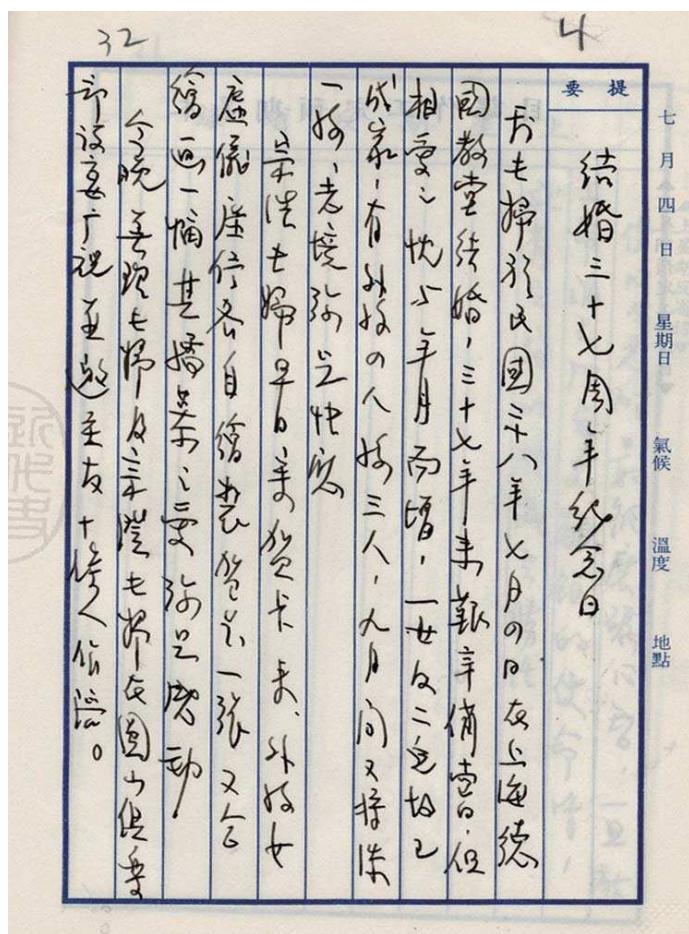


圖3：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授權使用）

29 「1966年7月4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096。

結婚37週年紀念日。我夫婦於民國28年7月4日在上海德國教堂結婚，37年來艱辛備嘗，但相愛之忱與年月而增，一女及二兒均已成家，有外孫4人孫3人，九月間又將添1孫，老境彌足快慰。宗浩夫婦早日寄賀卡來，外孫女盧儀盧仔各自繪製賀卡1張又合繪畫1幅其孺慕之愛彌足感動。今晚善理夫婦及宗澄夫婦在圓山俱樂部設宴慶祝並邀主友十餘人作陪。³⁰

費驛以相當多的筆墨記錄其妻張心漪的生活訊息，對自己的部分，相對而言是比較簡單扼要，從這批數十年的資料中，可以鮮明地感受到這是費驛寫作日記的特色。

除了上述他對母親（岳母）、家人與妻子的感情之外，他喜歡紀錄重要年節，特別是除夕、端午、中秋、教師節（或記錄為「孔子誕辰」）、國父誕辰；也偶而會記錄黨政人物的訊息（如陳誠）；³¹對於天氣變化敏感，尤其是天冷的時候。

他對自己的部分，著重在紀錄運動和健康狀況，曾經做過「吳神父腳底按摩」，日記中記錄前往按摩的次數與時間，有時候全篇只有「按摩第幾次與約定時間」幾個字而已。日記中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看來僅有過一次較為詳細的敘述而已，包括為病狀繪圖。此外，對練習太極拳、游泳等運動的紀錄，也大都詳細記下次數。例如：「每星期六下午3時1刻學太極拳1小時，已有1月。」³²「太極拳今日學畢全套（計費時3個月共14次），下星期起做姿勢校正。」³³下面以表格形式，呈現其對「自己」的記錄：

30 「1976年7月4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2。

31 1968年3月5日記載：「陳副總統逝世3週年。上午9時在泰山鄉墓前公祭，由嚴副總統主祭讀祭文，並由嚴報告。陳夫人亦於此時前來墓地。」「1968年3月5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33。

32 「1966年10月8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42。

33 「1966年12月23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81。

表2：費驛的健康紀事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7年10月19日	去中心診所驗血，身上常發癢，疑有糖尿病。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10-153
1967年10月21日	我中心診所驗血結果，均正常，無糖尿病。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10-153
1967年12月2日	今日起又恢復打太極拳。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12-186~200。
1967年12月31日	晨起遲，上午往中山北路散步半小時，散步為我一年多來最佳之運動，對身體甚有益，每工作過忙覺身心均極度疲乏時，即往中山北路散步半小時。即覺身心舒暢。打太極拳亦有益，每星期六下午關炳祥先生來教1小時，每晨打1遍，不過10分鐘自覺精神健旺，亦得力於太極拳之功。	〈費驛（W.H.F.）日記〉5，65-01-001-005-012-186~200。
1968年1月10日	傷風頭痛喉痛，下午在家休息。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1月11日	傷風仍未愈，今日開始服Achromycin。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1月12日	服Achromycin後，傷風漸好，喉痛大減。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1月13日	服特效藥後傷風已大部痊癒。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1-002。
1968年5月21日	牙痛去省立醫院請薛副院長診視，無病，右上牙因牙肉縮而痛，大下牙因上次填補未磨，病，一磨即好。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5-065。
1968年7月5日	黃雲□大夫來電話，我驗血後一切均正常，怕仍病繼續服Niacinancide一個半月。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07-096。

1968年12月25日	天氣晴暖，上午去中山北路步行1小時。最近兩個月來每日Stationary running 約半小時，計2,000步，中間休息數分鐘，身體似較前健，精神亦好。要持之以恆。下午攜廣儀赴兒童樂園坐木馬。	〈費驛（W.H.F.）日記〉 6, 65-01-001-006-012-150~161。
1968年12月27日	今日重磅體重，之驛157磅（脫鞋、穿薄衣），心漪122磅（連鞋）、盧儀38磅（連鞋）、盧仔16磅。	〈費驛（W.H.F.）日記〉 6, 65-01-001-006-012-150~161。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費驛日記整理。

二、交大校友的圖像

「交大校友」的圖像是日記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部分。由於費驛對交大的感情深厚，使得交大人也成為他日記中的另一群鮮活的「人物」。綜觀全部的日記檔案，其內容大都以交大的校慶或相關活動的紀錄為主；³⁴或者他所屬的交大23級班會。³⁵比較特別的人物有3位，分別是尹仲容、王章清和朱蘭成。

尹仲容是費驛的長輩級交大校友，他在早期的日記中，有多次的紀錄，包括自己在思考轉換工作時，尋求尹仲容的意見諮商等。至於他對尹仲容的觀點，可在1951年5月30日的記載中尋獲，他寫著：

李景遽來家談尹仲容處境困難，各方攻擊甚烈。深嘆今日做事之毫無是非。仲容為人正直有才，今日生產事業之有若干進步，皆為其主持之生管會領導有方，惜仲容為人性燥，常與人以當面難堪，因之得罪人不少。³⁶

34 1966年4月8日：「交大70周年校慶。上午9時鐵路壽車赴新竹，共有一百數十人在新竹交大校所舉行紀念會，凌鴻勳主席到閣振興沈悅及校友來賓及本校學生，禮成後實驗館破土典禮建館經費由校友募得128萬元。」參見〈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04-060。1966年7月10日：「交大同學會歡迎回國工程師及教授，茶會於自由之家。趙曾珏、潘文淵、聶光坡、凌宏璋、吳幼良、丁善生、程心一、董道儀、夏世棟等。曹友德、楊裕球已先返美不及參加。」參見〈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04-100。

35 1983年1月23日：「交大23級班會在臺大聯誼社召開」，〈費驛（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13。

36 「1952年1月20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01-052。

這也是整份日記中，極少數涉及人物評論的一次；又在1983年1月24日，記錄尹仲容逝世20週年。³⁷

此外，日記似乎顯示費驛與交大的學弟王章清，關係密切，因為一向不太記載單一人事物的費驛，於1965年8月28日，記錄：王章清獲得WHO獎學金，將赴美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讀書1年；後來凡和工務工程事務有關的事項，費驛常會聯繫王章清一起討論；當費驛辭去交通部政務次長職務之後，該職位由王接任；王章清生病時，亦會前往探視。這一類的內容和性質，都是本份日記中較少出現的情節，但王章清在其中，有持續出現的狀況，由此或許可以推斷他們之間的公私情誼比較特別。

另一位可以顯現費驛與交大關係密切的記載，是有關「朱蘭成」到訪的資訊。朱蘭成是協助交大以半導體科技做為學校重點發展方向的最重要人物，他也是前交大張俊彥校長的恩師。以1967至1968年的紀錄為例：

1967年1月2日：「朱蘭成於年底前來臺，今晚在家餐聚，另有莊蘭鼎夫婦，顧伶德夫婦及其余即韜，余若陶父女，唐勤浩及宗浩安蜜，連余夫婦共13人。」³⁸

1967年7月30日：「交大同學會在中國之友社茶會歡迎最近自國外返臺之同學。朱蘭成、黃輝、劉承樹、薛履坦、楊發一、鄭鈞、楊超植、陳榮淦、張澤仁、鄭海柱、董培社、黃為棟。」³⁹

1968年1月13日：「朱蘭成又來臺。……」⁴⁰

有時候朱蘭成出現的形式更為簡單，且可能只有「朱蘭成到訪」、或者朱訪問臺灣數月即將返回美國的記載而已。雖然每一次的日記，都只提

37 「1983年1月24日」，〈費驛（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14。

38 「1967年1月2日」，〈費驛（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002。

39 「1967年7月30日」，〈費驛（W.H.F.）日記5〉，檔案號：65-01-01-005-119。

40 「1968年1月13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007。

及「朱蘭成」幾個字，而未記載實際內容，但在一份清簡的日記中，這樣的紀錄，間接的說明了兩人之間，應該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密聯繫，所以也是本份檔案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費驛的愛校情懷，也流露在他對交大未來應有何種發展方向的展望上。他曾經撰寫專文，討論反攻後交大的發展方向，主張：除了專門技術人才外，應以企業管理人才的培養為要，其文曰：

這個需要，十多年來，大家都感覺著，……交大是被外人譽稱中國的MIT的，我希望也能在反攻後創辦1個專門研究企業管理的學院。如能實現，將對於我們的建設工作，有極大的供量。最後引用司樂安氏的一句話：「良好的企業管理，是決定有效生產的坐大力量。」⁴¹

1983年費驛應當時交大校長郭南宏之邀，在交大中正堂對交大學生進行1次週會演講，講題為：「交通大學之傳統精神」。當日他的日記寫著：

……根據我在交大10年（本科、□科及附屬小學）之體認，分下列五點：(1)交大自1896年創辦至民47年在新竹復校後，87年來，始終與我國科技發展及經濟建設有密切關係，且居主導地位。(2)交大對中等學校之科技教育，產生重要之領導及改進作用。(3)交大重視圖書館之教育功能，並藉圖書館發展通才及人文教育。(4)交大一直維持小校區制度，重質不重量，畢業人數雖不多，但對國家影響力甚大。(5)交大重視體育運動，更重視運動員精神(sportsmanship)。⁴²

41 費之驛，〈創立企業管理學院〉，收入《交通大學同學會特刊》（40年2月12日），錄自「1951年2月12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20。

42 「1983年2月23日」，〈費驛（W.H.F.）日記13〉，檔案號：65-01-01-013-030。

這個演講的內容，應屬他生前對交大情感與精神傳承的最後與最佳的紀錄了。

三、費驛筆下的公務人生與個人志趣

閱讀費驛日記之後，大致上可以發現他是1位耿直、念舊、有意志力、愛家與愛國的人。費驛曾經觀看「八百壯士」影片而落淚，他記下這段經過：「在實踐堂觀『八百壯士』（首映）極動人。對國內人心有振奮作用，四行倉庫內升起青天白日國旗時不禁淚下。」⁴³費驛也曾因為加拿大奧運會受到中共打壓，加國屈服，而決定拒絕出席。⁴⁴費驛這種對國家的情感深厚，是他那個世代交大人共同的人格特質，所以他的日記會出現類似這樣的記述：「蔣院長於今日分函謝主席、張市長、及臺省各縣市長賀春節，並強調行政人員應該以下列四句話互勉：公忠體國、平心靜氣、穩紮穩打、貫徹到底。」⁴⁵

費驛畢業於上海交大土木系，當年曾經有許多23級同學和他一起到臺灣，成為臺灣早期公共工程界的主要生力軍。他曾函邀對臺灣環境衛生發展有貢獻的同班同學劉永楙來臺，其信函內如下：

永楙吾兄大鑒：

一日函誦悉。所提問題茲條陳如下：

一、工作甚多，此可聽兄選有興趣者做（自來水廠甚多，衛生工程亦重要，因多癟疾等病）

二、由筑來渝旅費，可由公家負擔，俟領到後即匯奉

43 「1976年7月7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3。

44 他對過程記載如下：「加拿大因受共匪之壓迫利誘，起初不准我運動員入境，不准升國旗及唱國歌，不准我以『中華民國』名義出場，最後因受全世界輿論之指責，讓步至同意用我國旗及唱國歌，但不同意用我國號。我政府最後決定國號國旗國歌三者不可缺一，在與其他會員國受同樣之待遇之原則下，如不獲同意，即不參加本屆奧運。我代表團隨即於今日下午再加宣佈退出奧會，及起程回國。」「1976年7月16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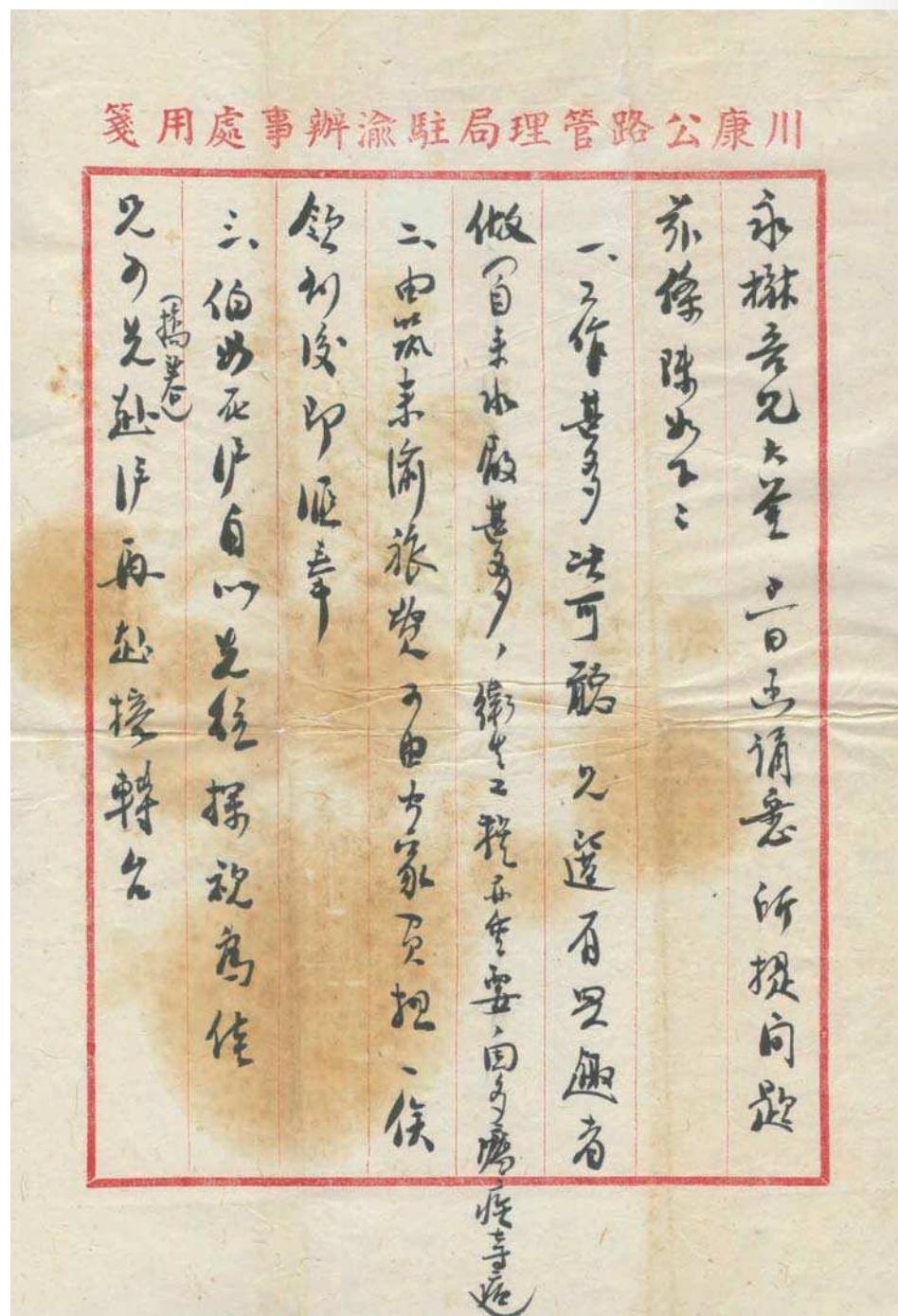
45 「1975年2月6日」，〈費驛（W.H.F.）日記10〉，檔案號：65-01-01-010-025。

- 三、伯如在滬，自以先往探視為佳。兄可（攜眷）先赴滬，再赴
榕轉臺
- 四、重慶房屋弟負責想辦法
- 五、現定本月底或下月初，分批搭機飛閩及搭輪赴滬轉閩在閩集
中後再赴臺兄可加入坐輪之一批
- 六、請速辦交代月底前來渝以便趕上第一批輪船因以後搭輪或無
此次之方便此次之輪係招商局之輪直放南京以後恐須分渝宜
宜漢漢京三段航駛也
- 七、上海之自來水及污物處理等廠將來仍發還洋人辦理恐無工作
可言
- 八、張源焜兄之應弟請偕赴臺灣擔任工程材料工作
- 九、搭機飛閩不能多帶行李搭輪可多帶內人及人壽兄之夫人等均
擬搭輪 勿煩

双安

弟驛手上9、11⁴⁶

46 信函內張源焜、徐人壽皆費驛上海交大同班同學。來臺後，徐任基隆港務局局長。第1屆交大同學會（民國36年度）費驛任常務理事，徐為理事之一。參見凌鴻勛編，《交通大學旅臺同學錄》（新竹：交通大學同學會，1965年4月），頁167。另見霍有光、顧利民，〈《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1927年—丁卯年（民國16年）〉（2007年6月15日），「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網站：archives.xjtu.edu.cn/?p=4791（2014年12月8日點閱）。



川康路管理局駐渝辦事處用箋

四、考慮房舍

至盡想辦法

五、設庄青衣或工目初分批接機飛
閏日接輪赴伊特同衣閏集中後
由赴名又可加入生輪之一批

六、請速立派月衣到未滿以假起
上第一批輪船因以接機或空此次
之方便此次之輪係拉高向大輪直
放南京以後必於公海宣宣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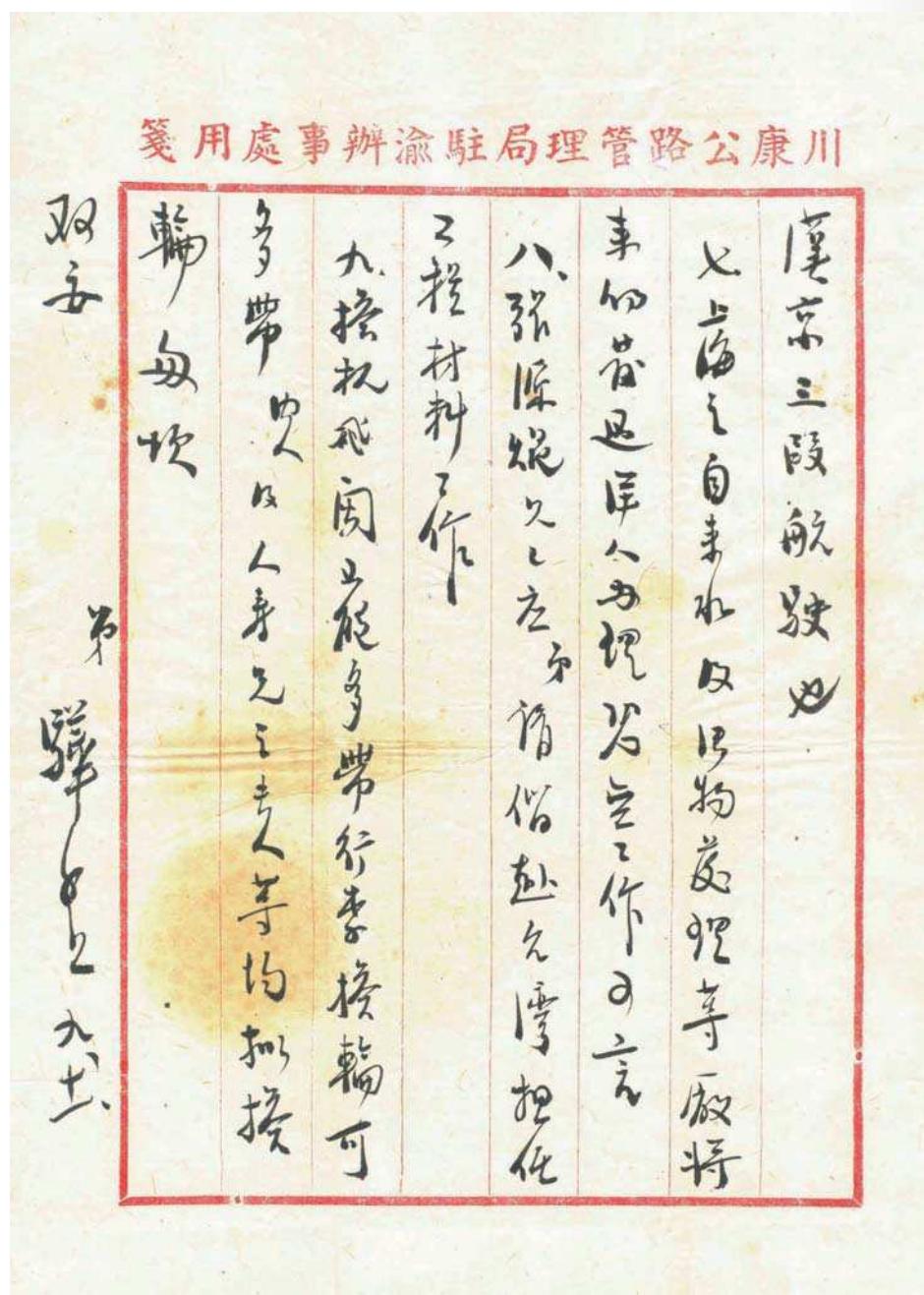


圖4：費驛邀請對臺灣環境衛生發展貢獻甚鉅的同學劉永楙來臺（共三頁）。

資料來源：劉永楙之子臺灣大學劉可強教授提供。

不過，公務生涯的過程中，挫折難免。1951年4月29日的日記，費驛曾經寫出遭逢挫折的原因和個人的志向：

近來對工作不滿意，頗有捨去別謀之意。已近四年，過去我所表現的成績，自問不差，但以一個莫衡來主持路政，敷衍，顛頽，遷就現實，不能善善惡惡：志play politics，對事業根本不明瞭，使得每一個路局年青有為的人都感到消極與失望，應見應舉的事，不能放手去做。平心而論莫衡對於我已盡他最大的tolerance，凡我要做的事一部份總可以去做，但是仍有很多不能實現，不免心中常感消極。自己本是very ambitious，對於這個環境好是籠中的鳥不能展翅飛揚，是最大的痛苦。我考慮了好幾天，決心找一個另外發展的機會，儘管臺灣是很小，我這個位置的工作，也許有很多人羨慕，但是如果不能實現我的理想，滿足我的ambitious，勉強留下去，實在是一種痛苦。⁴⁷

這段記錄是瞭解「早年費驛」的重要依據。該日記原件手稿如下圖5：

費驛一生的事功有不少值得稱述之處。整體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通訊科技（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公共工程、管理人才的培育等部分，有很持續的關懷；在交通部政務次長任內（1966年至1969年）對亞太觀光、中越合作等事務，也在日記上留下簡要的、持續的「流水性」記載；⁴⁸惟接續李國鼎擔任財政部長的時期（1976年6月至1978年6月），則相對記載較少。

47 「1951年4月29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01-001-004-037。此時，費驛擔任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副局長。

48 本文有鑑於費驛日記對交通部的任職經過，有比其他時期更為詳實，而製作了1份年表，限於篇幅，在此省略不現。

閱讀《費驛日記》發現費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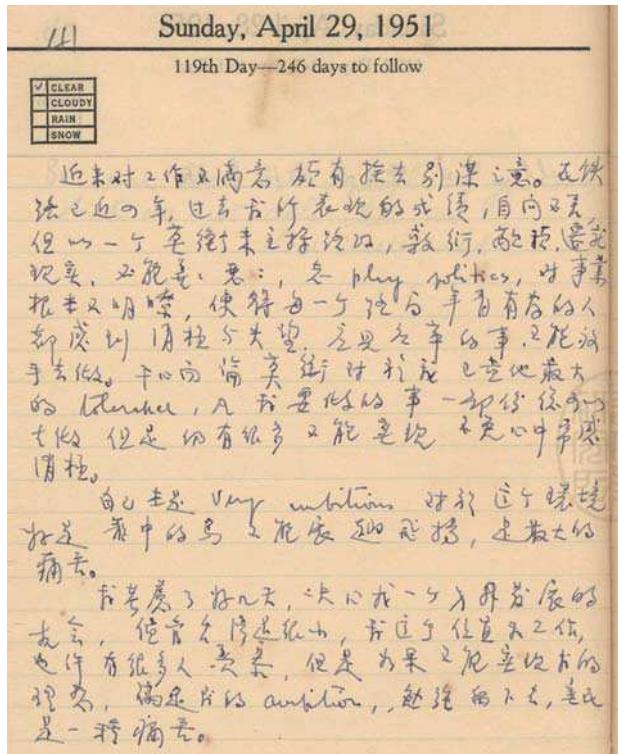


圖5：費驛1951年4月29日的日記內容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授權使用）

在公務上，本檔案顯示費驛對某一特定議題，頗有一貫性的關懷，那就是他對於如何成為1位稱職的管理人，甚為注重。早在1951年1月14日他曾記載：「竟日讀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s*"，書中數段頗有價值，記之以備忘……」；⁴⁹19日寫下長篇的感想：

經常想到俞部長大維在南京語我云：「現在鐵路主管多數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的學術及能力，查現在各路局局長多是工程師尤其是土木工程師，這是不對的，鐵路局應該由管理人才做。不過工程師如能注意“管理”，則比一般管理人才成績更好。」

⁴⁹ 「1951年1月14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09。

我自於三年前聽到這句話後深深感動，年來常注意此問題，多讀此類書籍，尤其關於Harvard Business School出版的書。

自己常常訓練自己要努力關於management方面，要培養自己成1個Competent executive，朝Dean David所說四個目的去做。（記1月14日記）即1. 能領導別人工作。2. 能有判斷和決斷。3. 負責任。4. 認識環境與適合工作。再參二個人的意見，尚有下列條件：1. 要有遠大眼光（far sightedness）。2. 要實際，不尚玄虛（practical）。3. 要有理想（have ideals & ideas）。⁵⁰

費驛重視「管理」，與前述他在思考交大未來的發展展望，涉及管理人才，都有密切關係。

費驛在臺灣資源保育工作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有關的決策、事件的發展、與其個人内心感想和評論等資料，在日記上幾近空白，很難逐一覓出相關的軌跡。本文特將他日記中記錄有關都市計畫和資源保育有關的「人、事」等資料，依序列下；這樣的史料，所提供的資訊，大概也僅能顯示費驛確實對這些事情有一定程度的關懷，只可惜後人無法直接由本檔案獲取詳細的內容：

表3：費驛和「都市計畫與資源保育」相關人物的面晤記錄

日期	紀事	檔案編號
1968年11月8日	約游漢廷來談野生生物保護事。	〈費驛（W.H.F.）日記〉6，65-01-001-006-011-140。
1971年1月3日	下午王章清來家談都市計畫及營邊區規劃工作。	〈費驛（W.H.F.）日記〉9，65-01-001-009-001-002。
1975年1月27日	約張祖璿、□如南來談土地利用計畫，請二人研擬具體可行，改進土地利用計畫。	〈費驛（W.H.F.）日記〉10，65-01-001-010-001-002。

50 「1951年1月19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11。

閱讀《費驛日記》發現費驛

1976年7月10日	約楊卓成來談中正紀念堂設計工作進行事，張隆盛亦來參加。	〈費驛（W.H.F.）日記〉11，65-01-001-011-004-032。
1983年2月1日	9AM後張隆盛來談，建議內政部洽請下列三個美國顧問短期來臺提供改進意見： 1. 建築之能源節約 2. Condominium apts & offices之融資及售後管理 3. 國家公園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2-019。
1983年2月4日	9:45AM見孫院長建議聘請美國專家協助內政部營建署解決下列： 1. 建築業輔導管理方案，有關 （1）分期付款預售房屋之管理 （2）Condominium房屋售後之服務及管理 2. 建築物之能源節約（修正建築技術規則） 3. 國家公園 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為何並行？蒙其同意即將與內政部協商辦理。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2-019。
1983年2月9日	9:30AM林務局許局長啟祐來院作林局業務簡報…張委員豐緒及一三五組長參加（李組長因檢查身體請人代表）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2-019。
1983年2月10日	9AM院會我在院會建議請內政部檢討國民住宅計畫進行情形並提出改進意見。孫院長同意即請內政部辦理 院會通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通則。 很多人對國家公園之觀念甚模糊不清。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2-019。
1983年3月9日	6:30PM張隆盛邀宴於其夫人所經營之西餐廳，客人有張繼正張豐緒王章清張祖璿等，許水德未食先去。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3-033。
1983年5月9日	聽取CEC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遊樂設施發展規劃綱要計畫草案之簡報。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5-053。
1983年7月12日	9AM山坡地保育利用第2次會議。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7-083。
1983年7月22日	與林洋港趙耀東兩部長即內政部營建署同仁及學者（另立法委員2人）同赴花蓮勘察太魯閣國家公園內被採礦及水力發電工程破壞情形。當日返臺北。（見圖6）	〈費驛（W.H.F.）日記〉13，65-01-001-013-007-083。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費驛日記整理。



圖6：1983年，內政部長林洋港（前排右2）、經濟部長趙耀東（前排右3）、政務委員費驛（前排右1）、立法委員謝深山（前排右4）等官員視察立霧溪水力發電計畫，並針對崇德水泥工業區的設置，進行勘察。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典藏

除了公務紀錄之外，費驛在日記檔案中，常引用《聖經》〈荒漠甘泉〉的詩篇，自我勉勵，也常有讀書摘記和勵志之言。1951年4月6日，他記下閱讀貞觀之治的讀書札記，內容有兩大要項：（1）親近士卒。（2）大公無私。⁵¹1965年3月31日他在日記本的「上月反省錄」上，記錄兩段文字，其一是有關做人修養，他記載：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的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

51 「1951年4月6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01-01-038、65-01-001-001-039。

幾分，這是渾厚的養大。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為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辟行辟止看識見。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⁵²

其二是費驛對七種任才型態—「繁任、重任、急任、密任、獨任、兼任、疑任」的處理之道，他指出：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宜藏機相可，宜週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駑奴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技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⁵³

通觀費驛日記的內容，既有部分屬於公務，卻不少屬於人生勵志的紀錄。1976年7月他在日記本既有設計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之項下，寫著：

障礙可以鍛鍊忍耐之心，正是幫助你我成功的條件。

試煉的意義，不是試驗一件東西的價值，並且是增加這東西的價值，正如橡樹不僅是風雨的考驗，風雨也增加了橡樹的堅韌。⁵⁴

姑且不論這是費驛個人自我的感言，還是嘉言摘錄，這份日記檔案中

52 「1965年3月31日」，〈費驛（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4。

53 「1965年3月31日」，〈費驛（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3；65-01-01-003-054。

54 「1976年7月11日」，〈費驛（W.H.F.）日記11〉，檔案號：65-01-01-011-036。

的記載，清楚地呈現了費驛的某種生命風格。⁵⁵

參、費驛日記的特色

「日記做為歷史研究材料」究竟能為歷史研究者提供多少功能呢？它所提供的線索，能給閱讀者帶來什麼歷史想像或研究的驗證呢？在凡事論究證據效力的史學訓練下，雖然《費驛日記》沒能達成我預定史料的資料蒐集目的，卻意外地讓我感受到1位「交大人」的個人特質。這份「家常」的日記，點點滴滴地留下了濃濃的思憶母親之情與夫妻深情，著實令慣常閱讀理性文獻的史者，有不同的感受。這一點可以視為《費驛日記》的特色之一。

《費驛日記》的特色之二是文字簡要。他是1984年在陽明山因車禍逝世，當時他擔任政務委員之職。從日記中看得出來，他和夫人張心漪女士時常前往做禮拜的教堂是懷恩堂，而時常外遊之地，則以陽明山和淡水為主。不過，由於記載簡要，因此，無法得知他們喜愛這兩個地方，究係因為地緣的關係，或是因為兩地有特殊的景觀？抑或是個人的偏愛所致？而且在閱讀可及的日記檔案中，發現僅有少數幾篇對遊歷自然山水的「過程」，有較為詳實的著墨，其一是花蓮太魯閣，另外是日月潭和烏來。⁵⁶整體觀之，簡約記錄是本日記檔案的特色。

《費驛日記》的特色之三是鮮少記錄「公務」。費驛在臺灣自然資源保育的工作上，有重要的貢獻，張心漪翻譯當代生態保育之父Aldo Leopold

55 費驛的讀書與勵志的日記內容，詳如附件一。

56 以太魯閣紀事為例：「與心漪同遊花蓮及太魯閣（晚與克新夫婦在國賓川菜館宴）。晨7時45分搭中華航空公司班機，8時30分抵花蓮。天氣晴朗，段局長孝晨兄偕其公子鴻書（段太太有事去臺北）來接，即坐段兄車至清水，往蘇花公路較奇麗之清水斷崖，上有削壁下為太平洋，抵清水後折返至太魯閣，經長春祠並子口九曲洞抵天祥，在中國旅行社天祥招待所午餐，餐後遊文山家園。歸途參觀榮工處之大理石工廠，至段府小憩後搭4時30分機返臺北。由□馬處長來送接盛意可感。」參見「1966年11月13日」，〈費驛（W.H.F.）日記4〉，檔案號：65-01-01-004-161。

的名著*A Sand County of Almanac*時，在序言中，描述他在國家公園建制時期，勤於閱讀相關的國外典籍，讓人可以體會費驛在此一公務上的用心甚多。⁵⁷以他對國家公園和觀光事業的重視，我們容或可以推論，這種關懷可能是因為主管業務的關係，但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使然—例如和上述親近自然的「心態」有關，或是曾經受到某些人、事、物的啟發或影響；但以日記資料而論，我們實在無法有足夠評斷的基礎。本文認為無法詳細探索可能狀況的因素，主要是受限於記錄者的習慣，致使日記檔案無法成為可以協助研究者對其人與事功做出適宜詮釋的史料。從《費驛日記》的特色，讓我們瞭解一個現象，亦即：日記是否能夠成為可用的資料，關鍵之一，在於日記主人的記錄習慣，當然，史學的規範告知我們：記錄後的資料，在使用時，仍有待我們仔細琢磨、謹慎以對。

如果以時間為序，將《費驛日記》仔細對比之後，仍發現不少可資討論之線索，鮮少出現個人心裡感受，應是本日記的第4項特色。我們在1951年（也就是本檔案最初期的年份）讀到的「費驛」，其實是充滿理想與鬥志的科技官僚，日記的字數較後來為多，也時時有自我勉勵的嘉言錄、聖經章節、讀書心得等摘錄。這時候的費驛，偶而會表達對工作的挫折感、對公務長官的評論，但數量極少；不過在較晚的時期（1960年代起），則幾乎不見這類型的記述，涉及人物者，內容多以「約見某人談某事」為主，幾乎不見事情內容或是他自己個人的觀點；而且所有公務經歷，大概以1966年元月至1969年9月任交通部政務次長期間的紀錄，較為完整。我們可以在1966年元月，該年度日記一開始之時，看到他在每一頁簡要的記下交通部主管的每一項業務；由這樣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推斷他對該項職務任命的慎重態度。不過，那幾年的公務紀錄，依然保持「簡潔扼要」的特色。基本上，費驛除了對母親和妻子的情感外，他沒有在日記上寫出太多可供探索的內心世界，這一點是費驛日記的特色，這也使得研究者難以分析他的深層心理。簡單歸納，他在「公務」上記載是「前繁後簡」，

57 參見Aldo Leopold原著，張心漪譯，《砂地郡曆誌》（臺北：十竹，1988年3版）。

前者稍有涉及人物品評，後來則完全不見此類「感言」；但為何有這種轉變？而且為何他的日記幾乎完全沒有某些和他一起共事者的蹤跡？為何只重交通部任內的紀錄，而幾乎沒有財政部時期的日記？⁵⁸這些現象無法從「日記」的內容中，探析緣由。

《費驛日記》的特色五在於它記錄的日期並不連貫。臺灣現代史的研究者在閱讀本份日記檔案時，或許應該注意1個現象，亦即：為何本日記起於1951年？這一年有何重要性？目前我閱讀之後，似乎看不出該年份到底存在著什麼特殊的意義。當然費驛撰寫日記的最初歷史，始於何時，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另外，這位看來不甚重視自己事功的人物，為何獨對交通部任內時期的經過，有著比其他職位更為詳細的記載？如果是一位有寫日記習慣的人，是什麼情況使他會在某些年份「從缺」？為何某一年份是齊整的紀錄，卻在另一年份中僅有寥寥數頁資料而已？這是後人保存上的問題，抑或是日記主人選擇留白？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背後的原因何在？這些缺漏的年份、月份和日子，是受什麼特殊的狀況影響所致的嗎？抑或根本就只是記錄者自然而然選擇下的結果呢？

我在閱讀時，從費驛記錄體重的資訊中，意外的發現「可能」另有其他時期的日記存在，因為費驛在1968年12月23日記載：

查民國51年日記，5月2日體重143磅（連衣鞋），現重164磅
(全上)。6年內增21磅。⁵⁹

我對這段文字深感興趣，因為我很好奇為什麼費驛會一直對體重這麼重視，不但隔段時間就會記錄，還會進行前後的比較，所以我回頭翻閱該年的資料。豈料一查之下，竟然發現在檔案中，不見1962年5月的日記；進一步查對，也發現1962年的檔案中，中研院檔案館僅有1月1日到1月24日

58 財政部任內時期（1976年6月至1978年6月）的日記，目前僅見：1976年4至9月、1977年1、2月與6月的部分、1978年至1982年全缺，日記跳至1983年。

59 同註28，「1968年12月23日」，〈費驛（W.H.F.）日記6〉，檔案號：65-01-01-006-156。

期限內的文件。這條資料或許隱藏著一種歷史的想像，也由此可見，日記是否可以成為提供歷史研究的史料，要件之一和該日記留存的內、外在因素，有著絕對密切的關係。

當代歷史資料的保存形式，已經進入了電子化的時代，這將有利於未來研究的進行。不過「日記」本身所能呈現的奧秘，卻也因為研究者不能親手翻閱、親眼檢視，而失去了對某些可能是相當重要線索的探討機會。做為檔案的保存機構，若能適度的允許研究者對「日記」留存的實際樣貌，進行「親視檢驗」，將是極為重要與必要的。以費驛日記而言，他慣用已經列有中西曆日期的制式日記本，且先後用過橫寫與直寫兩種形式，因此，若能親見該檔案送交保存時的原來狀態，或許有助於研究者檢驗那些「實存」與「空白」的月份、日子等的狀態，以做為論述和推斷的依據，也能進一步檢視資料的「銜接」是否資料無誤。

最後一項特色是費驛日記中出現的「人物」，顯示出戰後初期至解嚴前臺灣社會，延續著中國大陸民初以來的政商交流關係。費驛的夫人張心漪生於1916年上海，是曾國藩的外曾孫女，清末「清流黨」張佩綸的孫女。張心漪的外婆，就是頗具盛名的「崇德老人」曾紀芬。其父是張其煌，其母聶其德，而此一張家，亦即是張愛玲、張小燕的家族。張心漪大學就讀於燕京大學（後來併入北大），曾任臺大外文系教授，是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等人的老師。她小時候在上海「聶家花園」長大，生活的回憶可以參見其著作《心漪集》。已故裕隆企業總裁吳舜文是她在上海「中西女子學校」高一屆的學姊；周聯華牧師是她的學弟。由於張心漪的身份和早年的生命歷程，⁶⁰以及費驛來臺之後出任公職的地位，如省府俞鴻鈞擔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時代，費驛是下屬的「工業委員會」交通組組長；又如蔣經國時代他是財經五人小組成員，也曾出任財政部長職務，費

60 張心漪高齡九十餘，由其女費宗清蒐集編輯出版的《心漪集》中，可以窺見她的生命經歷與創作，同時可以看出民國以來至戰後初期臺灣官場的人物關係與生活。請參見張心漪，《心漪集》（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年）。另見註18。

驛的政治與社會的地位，⁶¹在日記中，多少透露了費、張家族社交名流的關係。

肆、結論

本研究不能從「費驛日記」中，進一步瞭解當年國家公園建制過程時的某些重要決策內容，個人認為是一缺憾，也是臺灣環境史研究上難以彌補的失落。費驛個人對國家公園、資源保育等的理念、心路歷程、以及在決策上的角色，恐怕只有留待未來的檔案、或者相關人物的口述史料，來進行補充。

對一位研究人員來說，費驛「清簡型態」的日記，令我有著「某些寶物」被埋沒在歲月裡而永遠無法尋獲的惋惜感。「從缺」是很簡單的詞彙，但對歷史而言，卻是一種無止盡的遺憾。不過，慶幸的是，我們至少從可閱讀的檔案上，能夠清晰的感受到1位以「自己、妻子、兒女」為親屬同心圓的親密關係與強烈情感的存在，以及對母校上海交大與交大人的明顯情懷。交大校友在戰後臺灣的地位，不容忽視，而費驛正是承續尹仲容之後，在臺灣的交大人之從政關係中（如劉永楙、徐人壽、張祖璿、王章清等），最核心的1人。如果進一步追尋人物間的關係，可以見出「清簡」記載的背後，隱含了菁英家族與同學的社交關係和情誼，那是當時臺灣社會另外一種人際網絡的展現，有興趣於民國創建至遷臺初期的政商交流關係者，可以從中窺見部分線索。⁶²或許正因為這個特色，使得這份日記檔案成為一份別具風格的史料。⁶³

61 余慶俊，《臺灣財經技術官僚的人脈與派系（1949-1988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65-67、132。

62 董浩雲在日記中的記載，或可見出某種社群相互交流的網絡關係，如1965年3月15日條（頁505），提及徐人壽等人名。參見《董浩雲日記：1948-19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63 誌：本文於參與2004年會議，撰寫即將完成之際，忽於2004年9月24日驚見報紙頭版登載：「丁善理跳樓身亡」之消息；丁善理為費驛的女婿，人稱「越南王」，也是拍攝「八百壯士」丁善璽導演的弟弟。我在閱讀

參考書目

- 余慶俊，〈臺灣財經技術官僚的人脈與派系（1949-1988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國立交通大學同學會編，《交通大學旅臺同學錄》。新竹：交通大學同學會，1961年。
- 國立交通大學同學會編，《交通大學旅臺同學錄》。新竹：交通大學同學會，1965年。
- 游漢廷口述，曾華璧訪問，〈游漢廷訪問記錄〉，1998年3月25日（未刊稿）。
- 張隆盛口述，曾華璧訪問，〈張隆盛訪問記錄〉，2001年7月9日（未刊稿）。
- 張心漪，《心漪集》。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年。
- 曾華璧，〈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環保工作的參與：張祖璿先生訪談錄〉，《臺灣文獻》，第65卷第1期（2014年3月），頁203-244。
- 曾華璧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2011年。
- 曾華璧，〈戰後臺灣環境保育與觀光事業的推手：游漢廷先生口述訪談錄〉，《臺灣文獻》，第64期第4卷（2013年12月），頁225-276。

費驛日記時，不斷看到丁善理的名字，故得知此一消息時，頗感震撼。這位「日記史料」中的人物，在我初見「他」之時，是有關他和費宗清（琪兒）婚慶的紀錄，充滿喜悅；豈料最終竟然以此形式，出現在我論文書寫的現實世界中，其妻費宗清說他是「以死明志」。這一切發展，不免令人感慨。

回憶2011年交大校長張俊彥任命我擔任「交大發展館（亦即校史館）」的「規劃編輯小組」組長暨「審議委員會委員」兩項職務時，我特地安排張心漪女士與其子費宗澄夫婦到交大光復校區訪問。我在該次行程的最末階段，詢問張心漪對交大發展的看法。她連說：很棒很棒；接著她又說：如果我先生能夠有機會看到今日交大發展的情況，他應該會很高興，因為他太愛這個母校了。張心漪言畢時，我清楚的看見她的眼中閃爍著淚光；當時的情境令我感到動容。

我有機會閱讀費驛日記，並在其中發現了他們夫婦的深厚情感，與費驛對家人的深情，2011年我和張心漪女士的簡短對話，以及她的淚光，至今依然鮮活，而我相信，那淚水飽含了她對費驛極深的情感和懷念在內。我對張心漪的淚光記憶，加上2004年閱讀過程中的諸多感受和發現，使得「閱讀費驛」成為當年夏末最難忘的經驗。

曾華璧，〈閱讀費驛發現費驛：日記、人物風格與歷史研究關係的探討〉，發表於「日記中的近代史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10月16日。

費驛，《費驛（W.H.F.）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

費驛，〈邀劉永楙來臺工作親筆函〉（劉永楙家屬劉可強提供）。

鄭會欣編，《董浩雲日記：1948-19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霍有光、顧利民，〈《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1927年—丁卯年（民國16年）〉（2007年6月15日），「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網站：archives.xjtu.edu.cn/?p=4791（2014年12月8日點閱）。

Aldo Leopold原著，張心漪譯，《砂地郡曆誌》。臺北：十竹，1988年3版

附錄1 費驛先生重要大事年表

費驛曾經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交通部政務次長、財政部長、經濟合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

日期	紀事
1934年	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23級畢業。同班同學計有：張光斗（中國三峽大壩規劃者）、劉永楙（臺灣市政、衛生工程與自來水推動者），錢學森則為同一級機械系校友。
1965年	參加中越經濟合作會議，與會者有經合會技術合作處處長曹嶽維、中信局副局長林芳伯、交通部次長費驛、經濟部長李國鼎、韋永寧、越南代表工商部長Tran Van Kien、駐越南經濟參事劉永理等人。
1968年	參加第5屆中越經濟合作會議，與會者有經濟部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越南代表團團長經濟總長張泰宗、副團長交通部政務次長費驛等人。
1969年	內政部完成「國家公園法草案」草案，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經行政院觀光政策審議小組，並由費驛先生召集相關機關及森林、生物、地質、資源保育、建築觀光等有關專家學者組成小組再度予以審查，
1970年	3月「國家公園法草案」草案經行政院討論決議：「修正通過報請立法院審議」。
1972年6月1日至 1976年6月10日	任行政院秘書長。
1974年	任行政院秘書長。當年行政院長為蔣經國，有感於國家發展科技產業的急迫與重要，指示行政院秘書長費驛邀集海內外專家評估，決定發展電子產業。在一次重要的早餐會報中，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與行政院秘書長費驛、交通部長高玉樹、經濟部電子工業諮詢小組召集人方賢齊、TAC召集人潘文淵等海內外專家，規劃建立積體電路工業，發展半導體產業。
1974年	任中國工程師學會第39屆會長。
1976年6月至1978 年6月	任財政部長。
1978年6月1日至 1984年2月29日	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附錄2 費驛「個人閱讀、立志與反省」：日記文字擧錄（5件）

一、引用《聖經》〈荒漠甘泉〉的詩篇

「經常想到俞部長大維在南京語我云：『現在鐵路主管多數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的學術及能力，查現在各路局局長多是工程師尤其是土木工程師，這是不對的，鐵路局應該由管理人才做。不過工程師不能注意“管理”，則比一般管理人才成績更好。』我自於三年前聽到這句話後深深感動，年來常注意此問題，多讀此類書籍，尤其關於Harvard Business School出版的書。自己常常訓練自己要努力關於management方面，要培養自己成1個Competent executive，朝Dean David所說4個月的去做。（記1月14日記）即1. 能領導別人工作。2. 能有判斷和決斷。3. 負責任。4. 認識環境與適合工作。再參二個人的意見，尚有下列條件：1. 要有遠大眼光（farsightedness）。2. 要實際，不尚玄虛（practical）。3. 要有理想（have ideals & ideas）。」（「1951年1月19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11。）

二、「讀書札記。貞觀之治。（1）親近士卒。上曰引諸衛將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改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玉御在所省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失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皆悉為精銳。（2）大公無私。上面言勲臣爵色，令陳叔達喝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往往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閩西，首度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掌，公居百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黨脫禍，即竇建總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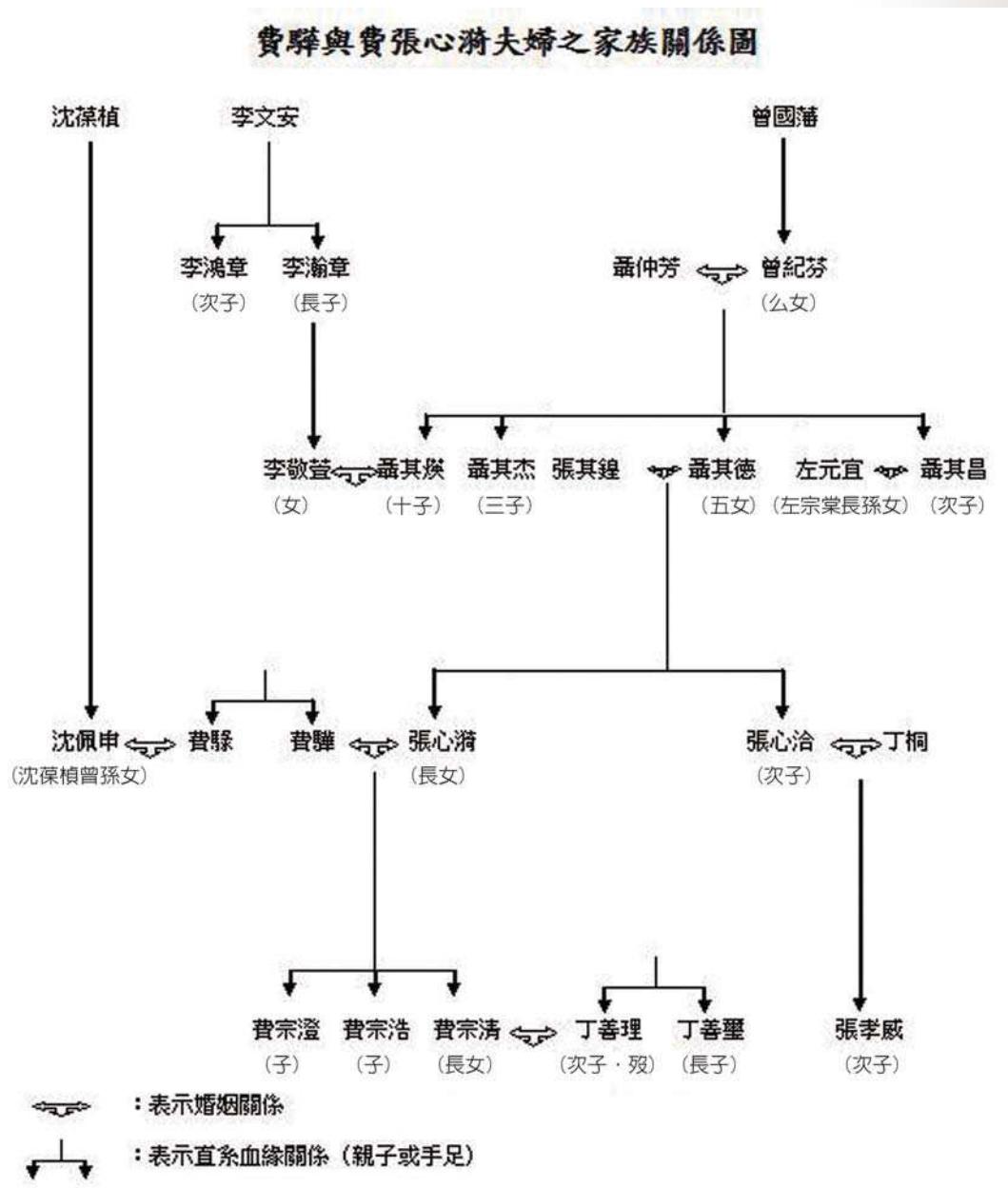
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奪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做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玉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撫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玉出，淮安王尚無所私，無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眼。房玄齡嘗言秦府萬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王出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者，必也，新而賢，舊而小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是為政之體乎。」「1951年4月6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01-01-038、65-01-001-001-039。

三、「近來對工作不滿意，頗有捨去別謀之意。已近四年，過去我所表現的成績，自問不差，但以一個莫衡來主持路政，敷衍，□□，遷就現實，不能善善惡惡：志play politics，對事業根本不明瞭，使得每一個路局年青有為的人都感到消極與失望，應見應舉的事，不能放手去做。平心而論莫衡對於我已盡他最大的tolerance，凡我要做的事一部份總可以去做，但是仍有很多不能實現，不免心中常感消極。自己本是very ambitious，對於這個環境好是籠中的鳥不能展翅飛揚，是最大的痛苦。我考慮了好幾天，心找一個另外發展的機會，儘管臺灣是很小，我這個位置和工作，也許有很多人羨慕，但是如果不能實現我的理想，滿足我的ambitious，勉強留下去，實在是一種痛苦。」「1951年4月29日」，〈費驛（W.H.F）日記1〉，檔案號：65-01-01-001-041。

四、「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的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的養大。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為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辟行辟止看識見。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1965年3月31日」，〈費驛（W.H.F）日記3〉，檔案號：65-01-01-003-054。

五、「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宜藏機相可，宜週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鷙奴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辟長，然而技之所向，□不濟事者，所用弗所長，所長弗所用也。」「1965年3月31日」，〈費驛（W.H.F）日記3〉，檔案號：65-01-003-054。

附錄3 費驥與費張心漪夫婦之家族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改繪謝錦芳整理，〈曾國藩家族簡表〉，收錄於《中時電子報》網站：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_story/20081019/images/04.gif（2014年12月8日點閱）。

附錄4 《費驛（W.H.F.）日記》文件號與起訖時間

全宗號	系列	宗號	冊號	題名	產生者	時間(起)	時間(迄)	資料型式	語文	版本	頁次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1-01-01	1951-01-28	日記	中	手稿	2-16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1-02-04	1951-02-27	日記	中	手稿	17-26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1-03-01	1951-03-30	日記	中	手稿	28-35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1-04-01	1951-04-29	日記	中	手稿	37-41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1-05-10	1951-05-12	日記	中	手稿	42-43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2-01-01	1951-01-29	日記	中	手稿	44-56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2-02-01	1952-02-19	日記	中	手稿	57-60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2-04-02	1952-04-03	日記	中	手稿	61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6-09-25	1956-09-29	日記	中	手稿	62
65	01	01	001	費驛(W.H.F.)日記1	費驛	1956-10-03	1956-10-25	日記	中	手稿	63-68
65	01	01	002	費驛(W.H.F.)日記2	費驛	1962-01-01	1962-01-24	日記	中	手稿	3-15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1-01	1965-01-31	日記	中	手稿	3-21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2-01	1965-02-28	日記	中	手稿	22-37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3-01	1965-03-29	日記	中	手稿	38-52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4-03	1965-04-29	日記	中	手稿	55-68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5-02	1965-05-31	日記	中	手稿	69-82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6-01	1965-06-22	日記	中	手稿	83-95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7-03	1965-07-31	日記	中	手稿	96-105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8-01	1965-08-30	日記	中	手稿	106-113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09-01	1965-09-29	日記	中	手稿	114-128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10-01	1965-10-21	日記	中	手稿	129-140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11-10	1965-11-29	日記	中	手稿	141-146
65	01	01	003	費驛(W.H.F.)日記3	費驛	1965-12-07	1965-12-31	日記	中	手稿	147-154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1-01	1966-01-30	日記	中	手稿	6-21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2-01	1966-02-28	日記	中	手稿	22-38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3-01	1966-03-31	日記	中	手稿	39-56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4-02	1966-04-30	日記	中	手稿	57-71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5-01	1966-05-31	日記	中	手稿	72-86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6-05	1966-06-27	日記	中	手稿	87-94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7-02	1966-07-30	日記	中	手稿	95-109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8-04	1966-08-31	日記	中	手稿	110-122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09-02	1966-09-30	日記	中	手稿	123-137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10-02	1966-10-31	日記	中	手稿	138-153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11-01	1966-11-29	日記	中	手稿	154-170

閱讀《費驛日記》發現費驛

65	01	01	004	費驛(W.H.F.)日記4	費驛	1966-12-01	1966-12-31	日記	中	手稿	171-184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1-01	1967-01-31	日記	中	手稿	1-18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2-03	1967-02-28	日記	中	手稿	19-33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3-01	1967-03-31	日記	中	手稿	34-51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4-01	1967-04-30	日記	中	手稿	52-68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5-01	1967-05-31	日記	中	手稿	69-84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6-01	1967-06-29	日記	中	手稿	85-102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7-01	1967-07-31	日記	中	手稿	103-119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8-01	1967-08-29	日記	中	手稿	120-135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09-01	1967-09-30	日記	中	手稿	136-152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10-01	1967-10-31	日記	中	手稿	153-170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11-01	1967-11-30	日記	中	手稿	171-185
65	01	01	005	費驛(W.H.F.)日記5	費驛	1967-12-02	1967-12-31	日記	中	手稿	186-200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1-01	1968-01-31	日記	中	手稿	2-17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2-01	1968-02-29	日記	中	手稿	18-29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3-01	1968-03-31	日記	中	手稿	30-48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4-01	1968-04-29	日記	中	手稿	49-64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5-01	1968-05-31	日記	中	手稿	65-79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6-01	1968-06-30	日記	中	手稿	80-95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7-01	1968-07-28	日記	中	手稿	96-109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8-02	1968-08-31	日記	中	手稿	110-120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09-02	1968-09-30	日記	中	手稿	121-128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10-02	1968-10-31	日記	中	手稿	129-139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11-01	1968-11-29	日記	中	手稿	140-149
65	01	01	006	費驛(W.H.F.)日記6	費驛	1968-12-02	1968-12-31	日記	中	手稿	150-161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1-01	1969-01-31	日記	中	手稿	2-16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2-01	1969-02-28	日記	中	手稿	17-29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3-01	1969-03-29	日記	中	手稿	30-43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4-09	1969-04-29	日記	中	手稿	44-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5-02	1969-05-22	日記	中	手稿	46-53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6-09	1969-06-29	日記	中	手稿	54-60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7-01	1966-907-30	日記	中	手稿	61-75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8-01	1969-08-30	日記	中	手稿	76-85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09-01	1969-09-29	日記	中	手稿	86-96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10-01	1969-10-07	日記	中	手稿	97-100
65	01	01	007	費驛(W.H.F.)日記7	費驛	1969-12-15	1969-12-15	日記	中	手稿	101
65	01	01	008	費驛(W.H.F.)日記8	費驛	1970-02-06	1970-02-08	日記	中	手稿	2-3
65	01	01	008	費驛(W.H.F.)日記8	費驛	1970-03-08	1970-03-29	日記	中	手稿	4-8

臺灣文獻

66卷第1期

65	01	01	008	費麟(W.H.F.)日記8	費麟	1970-04-02	1970-04-30	日記	中	手稿	9-12
65	01	01	008	費麟(W.H.F.)日記8	費麟	1970-07-02	1970-07-13	日記	中	手稿	13
65	01	01	008	費麟(W.H.F.)日記8	費麟	1970-10-28	1970-10-30	日記	中	手稿	14
65	01	01	008	費麟(W.H.F.)日記8	費麟	1970-11-04	1970-11-29	日記	中	手稿	15-17
65	01	01	008	費麟(W.H.F.)日記8	費麟	1970-12-20	1970-12-22	日記	中	手稿	18
65	01	01	009	費麟(W.H.F.)日記9	費麟	1971-01-01	1971-01-30	日記	中	手稿	2-14
65	01	01	009	費麟(W.H.F.)日記9	費麟	1971-02-04	1971-02-15	日記	中	手稿	15
65	01	01	009	費麟(W.H.F.)日記9	費麟	1971-03-23		日記	中	手稿	16
65	01	01	009	費麟(W.H.F.)日記9	費麟	1971-05-12		日記	中	手稿	17
65	01	01	009	費麟(W.H.F.)日記9	費麟	1971-06-20		日記	中	手稿	18-
65	01	01	010	費麟(W.H.F.)日記10	費麟	1975-01-01	1975-01-31	日記	中	手稿	2-22
65	01	01	010	費麟(W.H.F.)日記10	費麟	1975-02-01	1975-02-06	日記	中	手稿	23-25
65	01	01	010	費麟(W.H.F.)日記10	費麟	1975-03-05		日記	中	手稿	26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4-13	1976-04-22	日記	中	手稿	5-7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5-01	1976-05-31	日記	中	手稿	8-19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6-01	1976-06-29	日記	中	手稿	22-30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7-04	1976-07-31	日記	中	手稿	32-42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8-09	1976-08-29	日記	中	手稿	43-46
65	01	01	011	費麟(W.H.F.)日記11	費麟	1976-09-05	1976-09-10	日記	中	手稿	47-50
65	01	01	012	費麟(W.H.F.)日記12	費麟	1977-01-24	1977-06-04	日記	中	手稿	4-6
65	01	01	012	費麟(W.H.F.)日記12	費麟	1977-02-16	1977-02-25	日記	中	手稿	7-11
65	01	01	012	費麟(W.H.F.)日記12	費麟	1977-06-04		日記	中	手稿	12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1-01	1983-01-31	日記	中	手稿	2-17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2-01	1983-02-28	日記	中	手稿	20-32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3-01	1983-03-23	日記	中	手稿	33-44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4-01	1983-04-24	日記	中	手稿	45-52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5-02	1983-05-31	日記	中	手稿	53-68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6-01	1983-06-29	日記	中	手稿	69-82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7-01	1983-07-29	日記	中	手稿	83-93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8-01	1983-08-13	日記	中	手稿	94-97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09-01	1983-09-28	日記	中	手稿	98-105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10-10	1983-10-31	日記	中	手稿	106-110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11-04	1983-11-22	日記	中	手稿	111-112
65	01	01	013	費麟(W.H.F.)日記13	費麟	1983-12-03	1983-12-31	日記	中	手稿	113-120
65	01	01	014	費麟(W.H.F.)日記14	費麟	1984-01-01	1984-01-02	日記	中	手稿	2-3
65	01	01	014	費麟(W.H.F.)日記14	費麟	1984-10-07	1984-10-19	日記	中	手稿	4-5

Fei Hua and His Diaries

Hua-pi Tseng*

Abstract

Fei Hua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Chiao-Tung University. He majored in civil engineering. Being a Taiwan technic bureaucrat, he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constru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d great contributions after 1950s. H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s, especiall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National Par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Fei Hua's Diary* reserved in the Archiv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The style of Fei's writing is very plain and he didn't not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his official work. Fei's diary draws a picture of personal network with "himself, his wife, and family members". It demonstrated Fei Hua's personality. This paper focused three parts of Fei's diaries: his love towards his wife and family members,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colleagues at Chiao-Tung University, and his opinions and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official work and daily life.

After reading Fei's diary, the author realizes that this archive is so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a person who ha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development after 1950s. The way he wrote his diary can be regarded special, nonetheless it particularly reflects his attitude towards his own achievement and family.

Keywords: Fei Hua, National Chiao-Tung University, Taiwan, Diary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Chang Gung University

臺灣文獻

66卷第1期